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

桂巖集序 明楊士奇

襄府紀善三衢江東心録其先世科名并所受賜詩及行實遺文而附以當世名勝之文有關於江氏者為一鉅册名桂巖集桂巖江氏家世所居也以屬余序余受

而閲之曰嗚呼其盛矣哉昔者江氏世有聞人瑕丘之經學次翁之巨孝應元文通之文章皆焯焯著稱而近數百年來江氏文獻特見衢睦閩民表以正言直道動當世子遠以文學德望位宰相死國難皆盡忠所事焜燿簡冊而族人自宋以來擢正科七十有七人他岐進者不與仕而紆金紫銀青七十有八人下此者不與何其盛也葢吾有感於其先矣錢氏奄有吳越江之先曰漢臣實事之吳越習俗侈靡費用無藝不足又益取於

民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加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亦仍其故籍錢之歸朝也以漢臣上圖籍漢臣慮故籍之脣民無已也沈諸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已而舍之凡隨錢氏來歸者皆得官獨漢臣以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錢氏舊稅畝五斗永更定為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仁恩顧不可耶遂從永所定永曾孫珪官至紫金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世以為永

陰德之應事見史傳永之減稅本於漢臣之沉籍其德同斯其後世光榮盛大亦無以異矣嗚呼為國重得民心故春秋有稅畝之譏國風存碩鼠之刺而馮諼為孟嘗折券書尹鐸為晉陽損戶數仁者輔人家國一務損利以得民也以德益乎上以惠益乎下天道福善雖遠不爽然則江氏之盛吾安得不推本其先哉秉心上距漢臣十五世距子遠五世初以文學擢司經正字與余同事仁宗皇帝於春官秉心特荷知遇後擢為紀善江

氏之福澤其未艾也哉其未艾也哉

余公挽歌詩序　李夢陽

余公為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無何遽卒其友人李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嘆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轗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茍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

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僞者顯遂視彼蒼蒼方夢夢黲黲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是以比干刳死屈原見放顔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述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嘆泣下不能自已故曰長歌之哀甚於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為邑令為臺諫暨今為按察副其履具載傳志其回與否至彰彰可考也往余在朝蓋親見余公行事謇諤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

壽也祥與福固如是乎彼所為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惋悲歌長嘆泣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為余公作者誠不出於鬱悼則已使誠出於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甚於痛哭者矣或曰顏夭蹠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也余君即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是耳李

子曰誠若是則諸為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焉矣

柏溪君哀序 李夢陽

柏溪君亡也哀於戚及其疎起之邇動乎遠盖鮮不愴焉悲也鮮不唧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痠者鮮不泫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偽戚疎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邇之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疎遠可也夫天下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頻踴漣洏如求如失强寛弗解泣至不

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莽是也或諂佞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翰是也或破疑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也有為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偽戚疎辨之是也夫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疎者哀之邇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

吟吟之則音音之則詩故聞而兾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欷歔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涙流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至也夫汞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鍮亂金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鍮之以偽之難掩也故非賢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諂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疎戚邇遠之間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大梁言其

父之所以哀而蓬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文成亦為之欷歔久之

譚節婦詩序　羅倫

宋譚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彭震龍復永新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汙之脅兒瞰於梁見婦駡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姑舅死耳犬彘敢吾汙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磚宛為婦抱嬰兒狀或磨

鍛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若始書時於戲二婦者何天畀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未百年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辟彭九萬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爨犒軍屢戰屢捷明年苗獠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英俱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罵曰吾死耳吾何求賊輒連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文山余幽公耿光相上下夫豈偶然哉建文壬午靖

難師起永豐峒民變戛克紹妻黎氏奴欲屈之黎不屈
瞋曰我死後賊奴不出三日後三日奴果戰敗死此猶
慷慨亂離耳若遭世承平從容就義猶未易乎吾見其
人矣丘岱嶠妻熊氏年二十三從夫死譚洪季妻張氏
從夫死年二十五丁士爵妻聶氏未嫁聞夫死從之年
二十吳恒鑑妻曾氏夫死從死年二十三黄宣德女年
三十一其夫丘病以身代死之於戲由是觀之婦持節
義淪草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所欲有甚於

生所惡有甚於死固於心而不可解也為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崇官厚禄秉鉞執衡高自標譽或目以婦人則艴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恥乘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寧不愧死耶陳君粹之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況人與乃合古今咏歌刻石於祠成知縣事李某屬叙於倫乃連書之以媿為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坊世道者盍亦知所先務哉

循吏私録序　唐龍

正德巳卯江西鈌監司予當行是維孽王湛亂虔劉斯民燬其室廬是維士馬彭彭繹騷於途征餽轉輸蝟興於野乃民敝焉日阽諸危亡庶府之政若棼綱然既至實弗勝是懼亟問於君子曰吾聞政有經今日之事奚先曰民病哉官邪昌哉卹民隱正吏習巳矣抑聞有序二者奚先曰吏失職則民失業夫民猶羊而吏為之牧者也古之牧良故澤而肥今之牧殘隕然斃矣柰之何

不跳踉而號也無亦正吏習是急哉予曰聞命矣乃布檄而以繩諸黷貨奸政者弗悛督責之又弗悛必斥弗貸君子曰性有善惡習有上下政有勸懲故烹封舉者彊國賞罰明者識治予之政毋乃詳於懲而勸猶畧乎予曰不明之過也乃俾有司録諸先為吏循而沒有遺愛者於是乎廣信府録同知曹琥吉安府録推官陳茂烈建昌府録推官羅江於是乎泰和縣録知縣陸震安福縣録知縣莊典言其政皆曰介乎其廉而節也郁乎

其惠而和也挺乎其直而不回也哲乎其明而不闇也秩乎其肅而不替也言諸其民皆曰始奠乎安若堵乎而今繇繇乎思之若父母乎予曰美乎碩乎澤澤乎吾幸而論其世焉諸郡縣先是有祠乃俾斷木為主增祀之吾見吏而土者憮然曰均之民父母也彼沒而歆民之祀我顧生棄於民哉庶幾賂不彰與私欲不行與掊克不加與刑均而賦儉與作偽自遠而奸慝無所容與民于于然隱曰瘳矣卒不悟不勸者不仁之人民之殃

也天其天諸夫録止於五人慎之也抑以耳目之所睹記而事易見人易感也況前乎此者業載諸祠後乎此者未蓋棺焉非故略也附録髙鑒易春乃吏習有闗焉特録劉源清大忠義也特録夏尚樸劉獬貴士行也夫忠義昭士行興然後吏習不𭧂抑勸之大者乎

集張節婦冊葉詩文序　楊繼盛

成天下之事功易立天下之節義難語節義之難者又莫難於婦人之所守夫人固多事功懋峻赫炫照燿一

世者然或出於遭際湊合矯激馳術以濟其所為斯固遇之至順凡有中人之才者皆可能之裕如也至於當天下之至變而能氣如雷霆立如山岳雖窘辱頓挫生死利害交於前而不可少動則非見足以定守足以確力量足以擔當負荷者鮮不仆矣然又出於一時義氣激發所致初無俟於持久操守之難使歷之以終身又未知不變否也惟夫婦人之守節則撫而幼孤振而先業陰柔之身百責所萃其負荷之難如此內無所藉外

無所資藉然獨立狼狽無依其植立之難如此斯須檢點之或疎則羣議紛然而起凛凛焉戒慎避嫌之心自少至老一時不敢少懈則必有聖人之資聖學之功者始足以守之而不渝其操存之難又如此則視丈夫之成事功立節義者難易何如也是婦人之所守不為天下之至難者歟臨洮張婦王氏之守節其艱苦萬狀雖不可以盡述然觀諸張子免溪之狀王子渼波之傳許子少華之表則其負荷其植立其操存又不為婦人守

節中之至難至難者歟其上而朝廷旌表之下而諸君子歌詠歎賞之固足以彰激勸風俗之典亦足以見良心不死之機矣然節義在婦人者郡縣俱有之而節義在丈夫者天下固不多見節義之難者婦人盡之無少歉而節義之易者丈夫固反虧之豈非光岳氣分天地山川精粹之氣不萃於男子而盡萃於婦人之身乎無亦朝廷於忠義者之不奬奸悖者之不誅此天下之所以無懼而勸也乎噫古人之節義少損者後之功業足

以贖之今之人不惟節義之掃地又足以壞天下之事古人之同於婦人者已為可恥今之人其所為所行反婦人之不如予於此重為感且媿矣諸君子其毋徒歌詠婦人也乎

陶宅戰歸序　徐渭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岍伏深葦以為險會淛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并入時會

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毆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巳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

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冐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憶李夏時君獨驅逥賊百人陷梟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扣轅門論柯

亭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為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

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為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為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常策馬馳袜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張氏紀畧序　湯顯祖

晉人有言比來離別常數日作惡余為寬言之曰生別猶可死別何若年過耳順愈不喜逆戒客幸無以悲傷

事相聞即世間悲傷文字亦不必見也何也其敘述世家坎坷留連乃至若數冬而不遘一春恒夜而不經一旦者固却無視視亦不見早衰恐神傷也屬者客乃以崑山張元長所志六世以來行略見示則有不忍不視視而不忍不竟者竟而去之去之而復在几閣間悱惻慨歎一月而神弗怡客曰夙若某若某者皆嘗述其世家以煩子目未見子不呴然而豔也讀張氏畧而泣然傷之太比於人情與余解之曰固也吾亦世人耳世之

所喜吾得不喜世之所悲吾得不悲且彼其家男子而世纓組婦女而世褘翟外内休融壽考咸遂何德而至斯張之世德詎遠於斯與何久瘁而不豔也容曰何如曰其六世祖道瑾起於贅婿立而與婦願歸孝弟力田以有其子德聲為縣從事輒自免自領賦萬石以休其同人迓騎而避少婦之涉者歲晚則與婦方浣枲紉緼以衣里中煢孤膚糜餌以飼因有德者矣而子諸生唐文乃二十二歲而死且死衣冠強起坐使畫工傳之曰

後人庶知吾齋志以殁乎妻為盧節婦也撫其子抑甫六歲時秋夜起見月華雲成五色蔽天呼母盧起視驚喜令兒整襟肅拜見短髮蕭蕭印月下慟欲絶為述亡考讀書時事相抱痛哭而雲中雁聲烈然嗟乎聞此而有不泣然者情邪抑甫為諸生已復棄去而其婦晉孺人歲祭掃必戒必泣曰先姑有言兒孫奉養有盡但緑楊紙錢年年如故則兒家之祥也至抑甫有子諸生宗翰能文章有當世之志韋乃五十二而貢於鄉矣終六

十二而不受一命之榮婦季行年八十矣而為其子食貧緌纑不能自休以歿此豈不足悲乎生子也才如元長發舒五世之鬱伊將是焉在而為諸生且五十年竟以病廢至云母子之間徒以聲相聞者十四年母病時以手挼母肌肉消減含泣大恐而母夫人猶喘喘好語曰恨兒不見吾面猶未有死理也斯語也聞之而不亦悲乎天下有目者皆欲與元長目不可得矣有子鐵兒而殤有女孝仲秀慧端婉曉書傳大義所謂閨閤中鍾

子期也為孟家婦幾年而復殤天之困元長也不愈悲乎凡此數端者客以為何如也客曰若然誠悲矣安知前所云世家者之先容愈張氏而張氏後乃終不如前数世家耶夫冬之必有春而夜之必有旦亦天道也予為嘻然久之曰固也語不云乎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元長且置無悲需諸李之後韋乃如容言可也

滕侯趙仲一實政録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寛而取伯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

固然寛之無宜以緪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葢昔桀紂之法胥亡而亳鎬之法常在伊萊旦奭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敖翔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葢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㵾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伯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晝一於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於

富强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持其國而用以富强如晉文公之伯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伯者審勢急可以趣治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吾之所得急為天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為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

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為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為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為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令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祲之後人大相食公為乞漕粟大府錢施其民問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我北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牘積金乃至羨羸三千穀踰六萬于啞然而駭曰是

何興之暴也主者曰公所費修治公私署堠禮際惠振收恤士民爲民贖子婦所亡失立茇舍牛種以業流集者復不在是乎葢異之移以富一國又何國而不遂以富乎退而謂滕人公何以至此對曰凡田賦影避蔵則有所逋而後期公奮議度田上下相傾動恐喝不可而公輒已單騎從所在父老行度之名其田有据而撓者公故怒容渥丹奮髯眉相抵撓者行避去故壞則而賦平不比而爭輸羨若錢一錢以上率以糶故異羨而粟流又公深察民桑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

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栽而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饑人粥治堤河皆獨身馳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稗而宫館馳傳俎豆咏歌之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知禮語未卒子憮然而嘆曰此伯才也乃先公行為載其牘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莢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至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於法而不

為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强之效所求於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而終無亡敝之憂者固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為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以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戚業退猶免於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於王者之世矣

監司周公實政録序　黄輝

天下之理亂視吏治浮實而已世之敝也為政者獵華譽而以城池錢穀為俗吏事嗟夫事誠俗也盡天下之吏而皆以為俗誰為任事者此游談也古稱繪事家貌鬼神多工而人物乃拙何也㝠漠者易詭近取者難似也夫高談浮舉鬼神也無尤者之所跳匿也繕修錢穀之事人物也經世之碩畫也晉之君子喜為清談而陶士行為荆州刺史獨曰老莊浮華不可行至於私稻官柳木屑竹頭皆親自綜理晉賴以安晉之南渡不即胡

羯者俗吏陶侃力也宋之君子髙談理學而孟珙玉少隨軍伍至其帥荆湖首通三海修十隘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待襄蜀士之歸者史稱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宋之恥所以雪而敵師不即鳴鞭者俗吏孟珙力也使一世之吏而皆俗若此俗亦何惡噫此荆楚故事也今天下承平政修職舉縉紳先生褒衣博帶足以坐鎮而浮礬漸張綜覈少衰莞庫糠粃之説亦時有之監司周公來莅荆土獨去一切華飾修行實政其大

者如繕城浚隍興學積貯清屯卹郵量淤湖去浮糧等類皆王政首事興除具備公通籍三十五年一操不易大都悃愊無華不求人知故公以是見拙然亦以是見仲公之學如良金在冶久而彌精又如深山松柏飽歷風霜愈見遒古蓋公之才識卓而又閱歷世態久甘苦辛酸備嘗之矣此自古國家大事嘗倚辦老成人也今公以外僉臺晉卿秩此實異典昔丙吉謂魏相曰朝廷已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今公知矣措此實政於天下

猶反掌也其等下吏日奉公教條從事淑公最親而不能挽公之去遂以公所行實政一一編次付之剞劂冀以自程復用垂示將來公行矣異日荊人將尸公與陶孟而三之

頌節録序　王思任

可以死可以無死英雄豪傑自知之也英雄豪傑一死不足了其事則可以無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則可以死孰為英雄豪傑孝子也忠臣也節婦也一也使必以一

死為責則死而死矣何濟人世事股可常刲乎何以醫久病之親肝可多納乎何以痛不感之主一為未亡人而遽投繯拒飲不顧餒人之鬼斬人之胤者兒女子一時情至之事也任遠負重畢世茹荼彼不耐也英雄豪傑知之而不為也歷陽馬太母以楊繼楊歸月塘文學年方箐而文學死太母抱楊之二子哭於廟抱巳之一子二女哭於堂是時大官之後忽焉中落瞰室恒於斯生戎恒於斯也太母曰憊矣吾死則一子二女子亦死

即不爾無人視蘆寒前二子亦死即天不盡禍馬氏留數人視息不繩祖武不讀父書即不死而亦死吾一身為馬氏之母為馬氏之父為馬氏之師為馬氏中興之主為馬氏稽覈之督為馬氏禦侮之臣為馬氏奔走之僕不獨馬氏妻也不獨為馬氏也妻者而後可以不死而後五十年之中庠其前子飆其子又衍而蕃大其子之子于是騰仲乙卯來鄉校辭太母怳然一快默自語曰祖武父書將在此輩不獨是兒姣慧也臣心已完臣

力已竭可以報月塘地下兩楊相見矣而後乃潛然送之也而後可以死至于柏舟之閭王言炳赫黄鵠之弔名公揆腕騰仲權然於前繩繼未艾而茁茁甫萌也太母以為極不足侈事吾家世貞節何藉于此億萬子孫但願為福將不願為勇將但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也而後知太母真英雄也而後知真英雄死方不死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一 目録類

集古録序 宋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

里之外更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洄
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
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
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
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
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彞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
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

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

集古録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因共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淑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録汔　缺　迺備志大夫藏家
者唯吳齊著目唐李兵燹墳典散落帝宋戢戈講道薦
紳靡然編摩校輯歲月相踵予家高曽以還力弦誦馬
跡間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迹舒光翊宣通
謨猶者賴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傅遊載筆兩朝禁清圖
史號令策牘吁俞演惕伊庭閣廣納幽經秘篇固殫見
悉索之中剌　缺　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
八卷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目刪去五千餘猶淺

末標剽名臣舊俗間所獲或東觀之闕遺是知世書尚存購寫非競豈杜舊蘊斷缺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逮于刊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抉私褚外内經合道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目凡梔題裒參准昔模緗素沈籍缺兼古語有二本者分貯旁格柳氏長行後學之別歟噫予門從志作水部贊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爾朋圭芻治彙蒙謙輩冠蓋八葉緊汝曹善承之肆守之毋為勢奪毋為賄遷書用二

印取朋篆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四都履道有園齋為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迂拙耽賞之自後日䌷續追紀左方

故蹟遺文序　王安國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感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列之安於屋壁山巖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

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恃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剥缺訛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没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竹帛之壽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閲古鐘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

他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百篇編之因次吾說為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而廢否

金石録序　趙明誠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以為興閒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讀而賢之以為是正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蓄凡廿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及隋唐五季内自京師達於四方遐邦絶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鍾鼎簠簋尊敦甗鬲槃杅之銘詞人

墨客詩歌賦頌碑志敘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
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豊碑巨刻所載與
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
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
好之具而已也蓋竊嘗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
悉載于史雖是非褒貶出于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
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
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攷其大抵特十常三

四蓋史牒出于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則又攷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録三卷至于文辭之媺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嗚呼自三代以来聖賢遺迹著于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毁傷淪棄之餘幸而存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書之

成其質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弈之比乎輒録而傳諸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金石録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

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兵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已

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欵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别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柰何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

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兵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烟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麓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

負五簏去盡為共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褾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同安縣學故書目序　朱熹

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至熹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秘書丞知縣事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熈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吏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使之與埃塵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於泯

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為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為裝褫為若干卷著之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復具刻著卷目次第闕其所失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尚有考也而熹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甘泉陸氏藏書目録序　祝允明

故浙江叅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識

立功立言於憲孝兩朝間平生蓄書甚富既殁其子鄉貢進士安甫彙列其目并已所得者通綮之凡為經史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髙論者以皋夔稷卨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為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皋稷聖人道所出亦書所出也皋稷不俟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令人不皆皋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皋稷之書著於典謨孔子删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皋稷時不嘗有書

也人饑寒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與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稱菽裘布參苓豨勃兼收焉而況智於修身以期配玄黃均為才者當舍書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饑寒而不能舍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矧藥活身身活或不肖猶為不活書以修身身修道立生將參玄黃夕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

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躬積而躬發之其德學力識所立已如是是雖不追皋稷而當其徒矣至以是教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與先生惟肖異時所立當躅武繼響是積書之徵行之較著也已於乎無怪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二 以下試録類

會試紀録序 明宋濂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糸以歴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於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為未足復勑有司自

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宫上求治之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為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啟於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而以

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濂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恂與考試事上召至内庭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条定使無所憾乃進於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晝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於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沈有德如王旦面折廷諍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葢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兹選掄者當思以前修自勗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達用之學或無所愧不然則是録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天順元年會試録序 薛瑄

今皇上膺天命光復寶祚紀元之春適當會試之期天下士領薦書而至者蓋三千餘人禮部左侍郎臣翰等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瑄臣原往涖其事同考官臣溥臣賢臣泰臣正臣珌臣恂臣世資臣節臣淳臣鏞監試御史臣烈臣鑑暨百執事罔不夙夜祗承凡三試得文之中程式者若干名并擇其文之尤粹者彙成録臣切惟為治莫先於得賢養士必本於正學而正學者復其固有之性而已性復則明體適用大而負經濟之任細而

籩百司之務焉往而不得其當哉故三代小大之學養士之法皆以復性為本其得賢致治之效蓋可考矣漢唐以來正學緒微養士不本於復性往往溺於雜學術數記頌詞章之習體有不明用有不周雖或有傑出之才亦不過隨所學以就功名而已其視三代之賢才何如哉至宋道學諸君子出其論養士之法始皆本於復性雖其說不得盡行於當時而實有待於盛世洪惟天眷皇明列聖相繼大建學校慎選師儒其養士之法必

以三代孔孟程朱復性之説為本是以九十餘年溥海内外文教隆洽士習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彛之正而雜學術數記誦詞章之習剗刮消磨無復前季之陋雖曰科目以文章取士然必根於義理能發明性之體用者始預選列類非詞章無本者之可擬也故其得賢致治之效足以追隆前古今諸士子荷朝廷正學教養之恩旣以有本之文得在選列行見對於大廷益當以明體適用自勵隨所器使以忠乎國以愛乎民以賛助皇明

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俾正學得賢之効有光於前有垂於後顧不偉歟

山東鄉試録序　王守仁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甞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廵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

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
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至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
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天
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
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
遭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
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
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

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顔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

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

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

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其於

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

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

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

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夫為夫子之鄉人茍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俩實司

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某又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於録矣

雲南鄉試録序

楊慎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蔀首粤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廵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癸葺試賓爲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邑郎官洎

流末官咸慎選精遴盻局隷事罔弗虔學官其莘若干人應聘以届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二入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睫擇也先長夏回星淖澌湛醫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鎖院御史某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違此二矢昕有如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廉以内司試者鐍之夋夋如也緦緦如也公廉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

如也御史又實臨内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簡拔其試之中得卌人鍥雕其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於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邈矣我太祖高皇帝重奬天衷再造人極掃元季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龎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彜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澔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

場在通古而贍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
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樸棫之化梓材多士之
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
何如哉其高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
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
貫蒲䰟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録問則呿口此何
異矇瞍誦詩閽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
此視漢唐諸儒且愳焉況三代之英乎聖祖制舉之美

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皇上遠述唐虞近法聖祖屢下明詔鋭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於今日收濟濟之士逊穆穆之衡行媲於古先諸士予沐薰濡化提耳命面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人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所善三日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

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㝡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獻某也願徼榮靈假於諸士子借書以俟

順天府鄉試録序

王維楨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迺我皇上龍飛之第十二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燁皆以上命至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湊知縣臣孔墀教諭臣應和臣樞臣梅臣棟臣大槐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史臣巽臣俊皆以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臣燿府丞臣鏜辟至

而臣鍠則職在提調董一切簾内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既分之而各職乃事矣臣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録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焉士既録簾内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天子矣然臣維楨顧有懼焉今者臣手録以獻之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效有

司之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松栢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材桃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然不與荊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栢化而為桃李桃李又化而為荊棘持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為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閿中人也頃者臣自閿中來而渡於孟津見有轉大木於河滸者前呼與櫂後皆應之木翩然如馳馬當是時也即有齊謳郢調吳歈越吟與夫

激羽流商之奏截雲下塵之曲悉未之用矣臣以此則嘆以為侈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校諸生之文則直掇大指而棄其雕蟲蓋切有悟於轉大木之事也既行而及燕趙之間則今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俶儻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傾步躊躇於境上者久之即其人雖不純於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俶

儻之氣如彼何哉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國家建都
於燕四方奉贄納貢之臣繈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
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
固造物者設此以作藩垣又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
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
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
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覩陛
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即如一日之間國家之大議凡幾

其大事凢幾然事皆炳於前知而議皆成於立斷諸司奏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為弗及今此諸生暨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為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者愽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於士既録順天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説須詣宴所一一為諸生道之且因以為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者曰諸執事亦嘗聞

里父之醮子乎里父之醮其子於客位也為之具三加著誠詞㒺矣容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醮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於先達先生者也録將獻臣宜有序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武舉録後序

王維楨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於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兵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備兵俄而兵逌北十月有

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溢偶臣瓚而典是役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史局得以覽稽秘書抽尋往跡睹於近事則深嘆國士之難焉昔我成祖之都燕也敵衆徙幕而北絶數千里猶尚以為肩背之患輿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大夫以徇國為榮保軀為辱猛氣英聲振於殊俗矣正統初敵復入伐賴二三驍將脫身與戰敵遭創奔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即有烽燧猶之驚電飈風倏起倏滅士大

夫以為亡足憂於是左干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怏斯視軀重矣皇上神武燀赫同符成祖自嘉靖來敵何嘗敢窺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馬擁入奄馬竄逝彼仗鉞登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推輪而笞其背者則信乎徇國之難也臣當擁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徇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

如此則保軀之士多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即文不副射妝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妝之凡以冀徇國之士出不至為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於世譬則手也夫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鏌鎁傅體則搏而扞之臣柰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謂懼强鄰勁敵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扞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闕下爾誠令

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未始一日釋於懷臣今收者若干人剟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苟稍稍任用斯辯之矣今有賣珠於市者華其櫝而中亡珠賈人以為美攜歸而啓視之則唶然嘆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會試録序　高拱

我皇上統天建極臨照九有如日月之明無遠弗徹思

則雨露沾洽庶類咸則雷霆震耀罔不讋伏四十四年
於兹道化洋溢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咸
切帝臣之願馬歲乙丑復當會試天下士届期禮部尚
書臣李春芳侍郎臣秦鳴雷臣高儀以考試官請上命
臣拱暨侍讀學士臣正蒙典厥事臣方總校大典乃輟
館事陛辭以往臣伏自思念經術淺薄行能無異乃數
蒙拔擢超躐恒格以至今兹臣受皇上恩至弘厚踰涯
分多思所可竭力報稱者其道無繇也乃今承乏辱校

文之命既愳弗勝巳又自喜曰庶哉可藉是圖萬一之報矣其敢弗殫精盡慎思所自効者乎既入院臣乃諗諸衆曰茲舉也為求賢也今即以賢進後或未可知也乃即以不肖進後其謂何是故代者有罰挾册者有罰羣聚而通者有罰茲惟我聖天子明命諸執事敬之哉罔或弗戮俾我校文者罔攸據既入簾臣又諗諸衆曰茲試言也為覘所存也即良於言存或未可知也乃即弗良於言存其謂何是故浮夸者黜險僻者黜蔓衍而

無當者黜茲亦惟我聖天子明命我諸執事敬之哉罔
固舊見俾或售於滛辭於是羣多士三試之士凡四千
六百有竒遵宸斷取中式者四百人以其名氏及文之
純者為録以獻臣乃諗諸多士曰於戲諸士出而事君
也自今日始也乃亦知所以事君乎夫君尊如天勢相
去至逺乃仕者率知義而弗知恩不知天至尊逺也乃
曰惟天萬物父母恩則若斯焉故曰天弗可欺報本弗
可以巳也夫君上誠至尊逺然而生成則天也矧又以

為才焉而拔之而爵禄之則所尤厚也是可弗知恩乎可弗思所以報乎可欺乎故曰臣事君以忠蓋不可以弗忠也雖然亦知所謂忠乎夫忠也者心之自盡者也無遠近無彼此無隱顯而純然者也是故有利於公亦有利於私者迺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公其心乃在私也有利於公弗利於私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有其實亦有其名者從而盡心焉弗忠也其事在實其心乃在名也有有其實無其名而盡心焉者乎非

純臣弗能也主上所可知所可見者從而盡心焉弗忠也其事在主上其心乃在知見也有於所弗知弗見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葢人嘗見人之理家也乃不惟才士即中人亦罔弗㓕脫不幸有弗㓕也乃厥究亦多㓕也何者心誠求之故不遠也至其理國事也不直中人即才士亦罔或㓕脫幸有㓕也乃厥究亦多弗㓕也何者弗既厥心也故曰不誠無物夫苟既厥心則一為而一成百為而百成敬斯謂之敬勤斯謂之勤也

苟弗既厥心也則百為無一有焉即秪畏戰慄非敬也即夙夜無息胼胝手足非勤也何者非其心也非其心則諜不審謀不審則不當事機事不當機而能無偵焉者寡矣矧克有濟是故曰無物也夫無物之謂欺欺之謂負而況可言報乎臣之道必不可若斯也茲多士之進也猶尚如未汩之泉而未斲之璞也故臣惓惓焉以人臣之所以為心者相戒勉冀有所先入而弗以巧宦之說投也諸士試聽臣言終其身弗改庶可少裨於用

而於臣圖報之心亦可以少償焉厥或弗聽或聽亦罔終卒致僨事則臣之心有欲盡而弗得者矣然無可如何矣雖然皇上之明日月也既厥心或弗既厥心弗能逃也既厥心雨露之弗既厥心雷霆之亦弗能逃也諸士固宜知自慎也乃何有於臣言哉是役也同考試官則諭德臣鏜侍讀臣旻中允臣謹修撰臣泰臣自强臣大綬臣士美編修臣浩臣貴臣四維臣有丁都給事中臣守庭左給事中臣一敬給事中臣詩郎中臣奇廹員

外郎臣金臣三省監試則御史臣邦珍臣承蔭寔相與
成事其防檢於外則御史臣顧廷對臣周弘祖增設自
今歲始蓋先是士習稍媮頗彰訾議肯特加嚴故增設
焉並書之以重君命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三百二十二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四十三

浙江鄉試録後序 明王世貞

隆慶庚午歲試浙江録成某不佞以職事當序末簡乃颺言曰語有之宿沙雖善漁使漁於山雖十宿沙不可得也不佞今幸而漁澤國稱游於諸士子之鄉又辱爲

二三子餌能遂介然秦人之視哉且而不聞而之先越勾踐之時乎其地東不得距海南不及嶺北不及檇李而其民執干殳而號君子者六千人其號君子而貴謀國者為種蠡泄庸計倪苦成臯如葷僮七八人以其筴舉强吳於股掌之上而稱霸於江淮之表今浙地固三倍於昔越其生齒百倍於昔越之民其握鉛槧而俟用於家者十倍於所謂君子其出而試於有司者又不下六千人而至於試而用用而望其服休於天子之庭多

至於九十有五噫何其盛也比年縣官北急番南急倭撫髀而思古之將相大臣中外托鷹書而為囮朝有上夕有遷而浙為最首藩其冠帶衣履甲天下而未有卓然章明如前數君子者何也業以聖賢大人之學責是數君子則未合然至於筴富而富筴强而强有責轍譬若燭照指計然其中於今縣官之所急者當何如也諸士子咀孔孟之英發之於楮墨間固已鑿鑿中窾而考其居平其卑者要以獵科名沽祿食為務其高者抗首

信眉談性命而窮要眇弁髦一世之事功而黜其勞土苴一世之文章而黜其思其自負不後孔孟而程績量能乃不得少比於種蠡泄庸計倪苦成皋如七八人者竊甚為諸士子惜之當浙之先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者蓋三人為孫忠烈燧胡端敏世寧王文成守仁以後先成江西之烈而顯名於天下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為于肅愍握寸管而建中興之績又前八十載而近而薦於鄉者為劉文成基易祚而佐英主壷開天之

勛此其業亦豈能出於經學論策制表之外而其所見長亦豈能盡廢訓詁騈偶記誦之習然出而為瑞於宗廟社稷使天下之薦紳先生艷言之而歸效於其主試者夫一日而欲盡浙之才一試而欲盡諸士子之生平非不佞所敢然自今而後願諸士子毋務為虛談務本乎孔孟之精微而究極其用時采乎種蠡數君子之所以謀越者異日為縣官贊廊廟秘筴斧斷雷決賈其餘勁以奠綏南北之疆埸不佞獲竊比於三主試者不甚

幸至榮哉

會試録後序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録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八十年於兹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盛也陽道著明於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於明盛之紀則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制興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

我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啟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道明洽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於今聖天子懋至德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海内懽慕含和咀淳天符人瑞雜然並至神光曜暉洪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有林林成有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荼葺烏喙蜇吻酸鼻決腸胃

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粃之糈無救饑渴封熊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者以無藉於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真實茂以開濟之畧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宣戍熈盈之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充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蓋珍虋漸以容醴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真味亦薄矣其養之惠於天下者

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回惑營蠱惟淫志是
逞用導民亂荼堇鳥喙䖟吻酸鼻決腸毒胃者也委瑣
頹靡饕貴利自富丁民弗勤敗粃之粰無救饑渴者也
幽奇詭激違衆立異以攺易觀聽民日漸于匪彝封熊
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之理
何逑哉民生日凋瘁若抱瘡瘵而懼其斃焉夫豈氣化
使然耶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養民
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士也

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藉於養焉豈非以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稂莠之始夭然與嘉穀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蘄以其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民之味不然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蘄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為國之味不然其有

能味之者乎是故國以士為味士以道為味而後盛明之理可從致矣昔者伊尹之於湯也思說以堯舜之味而高宗之於傅說亦惟曰爾惟麴櫱惟鹽梅斯二者非所謂天下之至味者乎商道之盛至今猶耿光者其有以致之矣爾多士以丁未進其亦慎擇其所為味如商之二臣以惠天下之養以仰對聖天子明盛之理則惟亦有聞於無窮哉臣治不佞辱詔從大夫之後與校試之責焉敬以是申告之末簡

丙戌會試錄序

王錫爵

萬歷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當會試士士集闕下待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臣朱賡臣王弘誨以考試官請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于義往先是科臣條議以人文日盛議廣制額以易書分考官更署不便議廣員額有詔皆可而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以充任使特著令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百五十人一時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睹開科盛典士以加奮臣不

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筆署次其甲乙已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皆目所注閱日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緣手探筴而決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愚也以上所非時詔召從田間入參機筦恩幸至隆每日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攝衣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盡也然臣又自謂曩者未嘗報上報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筌蹄攬四方之羔雉其得人較廣

又謂聖主更化起敝丕釐士習之初有司者奉行乙酉詔書一切程士之文不夙搆而具臣乃得顓其日夜之力於校文録成而獻之幸不辱命此非臣之能乃上固以不欺教臣也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揣吭談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乎士之字雕句繢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在此可謂不欺否臣以爲明興迨今太平盛

理如日方中皇上紹隆棫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浹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羞太牢以進自不得復藉口舍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令者相士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不詭於六藉者惟剽獵雕繢無取焉而臣又不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按籍索臣者知其無違心之取舍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志有之以表示目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目

臣而效之上也故曰報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言信臣耳録既成獻臣且率之見上而儼然班禜次奉奔走焉其名甚羶其途甚遠甚羶則無所不嗜甚遠則無所不跡是欺之端百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恐畢日者臣乃在史局録士順天末闈聞吏議而士又方其顛舉鄉校為諸生臣竊不自揆以為賢者遭時砥礪立節顯名爾毋庸以賓興為怨府當是時士聞臣若言毋不灑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敝帚守之至於今

十四年往矣臣非復在史局時士亦非復藾舉為諸生時會今年天下新計吏上所受郡國之計簿臣以職事得與聞因退而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悃愊治辦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譽而臣始懼矣上赫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激勸如持兩衡而主匭司詔之吏常苦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勇議罰而臣始益懼矣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吏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臣之敝帚無為也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章

漢條三五申令能自引經生束首受吏法否臨岐路而涉末流能介然有所不為不欲不言否貿俗豪舉智勇功名之會能以悃欵為性真毋以脂韋為骨體否能敝車羸馬以朝入里門而趨勞能謙滿能挹否此屈指一不當而世輙以荃茅同腐而弃之曰上且彌天置羅嵗溢額五十人焉顧直患官少不足充貢牒爾無所事惜才為也此臣之所以為士懼也且夫效主酬知保終釋愳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言矣布衣伏處之士獨行

惟影獨寢惟食斯可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任職而良楛見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奚遁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偽儉者又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此皆待尋聲辨貌以知其肝膽士獨柰何敢輕言不欺故浮澆在前切實居後而謬悠自信以鄉評官論舉無足懼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故以臣之自為懼終不欺之説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

之漸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干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陸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懼者其間當磐之衎衎見謂無懼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始歸之升逵不亂而吉於戲懼豈獨在臣哉士惟毋懼懼則臣亦且毋忘故録士順天之言行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懼矣謹序

雲南武鄉試録序 徐渭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為弓不筋漆而利越賧之西多薦草産善馬至金鐵銅鉛則在在

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偽然觀其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韋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為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强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年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

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蓍龜驕泰者之藥石耶而通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睒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産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勘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定南土及

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所持劍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會試録序　馮琦

臣頃從冢宰後大計羣吏廉所短長事甫竣復有禮闈之役竊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兩辠也蓋文體之弊至比歲極矣功令條格不啻詳復士

胡背馳至此或謂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比於雲漢故其氣磅薄揚翊發為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横流以取皂旁收以見博葢氣運使然非人力也臣以為氣運何如人心為之耳九賔之席必不唱鶗語九奏之樂必不入蠅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强傅以竺乾柱下之說割裂浮妄必且無能影響於彼矧其能緣飾於此且以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宫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縣之一鵠獨禀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

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即今為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著為令士安得倡異說於難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旨棄傳注叅用釋老者皆置之令既具一稟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詭異者且數年舍故步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馴雅臣亦士耳豈不相體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少瑕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繩墨之外即絕塵而奔棄不録此非臣負士士負

臣非負臣負上制也歐陽修知貢舉黜劉幾豈不惜才所惜者體耳臣才識駑下不及修遠甚爲國家識文體兼爲士惜心術意乃不後於修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士即退更端以進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效未操刀而使割寔壞之矣臣每歎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甚盛真心憂國不逮古人總之病坐浮耳文之浮臣等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士自鄉校與計偕

至對公車費國家供億不可勝記一對於庭百寮稱賀榮次素定他途無敢望豈不亦國士過我哉即能一官效一職度其事曾不足稱餼廩尚何論報若次及於事內不顧身外不顧誹譽真心為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合海內為一舟而主與臣共操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臣一心為國家計亦以自為也士能以自為之心為國計則不浮矣合衆心以圖事蔑不勝矣頃臣引古誼策士士具道所以然嚮對

無窮者此亦足稱先資已及試於事能真以古人自期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諾責與巳約而忘之謂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有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為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則何取於士即文體正矣亦何益於國臣等所以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國家顧臣等所能為者止此耳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武舉録序 馮琦

萬歷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實監臨之

既告成事有司遏以賓興之禮愚以為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安之是役也宜歌兔罝兔罝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畧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天下干戈化為文儒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脊脊動矣當宁謀將帥之臣廷臣合牘而薦之其需士甚急待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

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詘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詘於見短馭之以羈勒授之以鼎俎駑良勇怯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予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比士脫迹行伍角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之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具氣不素厲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冑冒矢石目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

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蔽辠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詒士士以二詒將將士相二而詒各退而有心則不一任人者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退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不退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國家豈有賴焉且爾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將不能當漢一

大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鬭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兵入蹂我三輔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敵敵去遙尾其後以報紫荆之役敵時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執而敗之彼有遷此絶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兵而不足以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關而抗敵

予嘗行紫荆道中出蜚狐口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據鞍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忼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天子威靈神聖敵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敵盛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遺此亦壯士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天子坐幄次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

臣矣諸士執干戈衛社稷惟上意所注以為臣鵠庶幾哉無媿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予不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愧為人臣懐二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陝西鄉試録序　袁宏道

臣竊嘆昔之士以學為文而今之士以文為學也以學為文者言出於所解而響傳於所積如雲族而雨注泉湧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為學者拾

餘唾於他人架空言於紙上如貧兒之貸衣假姬之粲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與時高下今之時藝格卑而意近若於世無損益而風行逐景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萃焉故臣每於尺幅之中闚今昔之變態無不驗者稍從坊市取時刻讀之而心切切然懼也洪永之文簡質當時之風習未有不儉素真至者也弘正而後物力漸繁而風氣漸盛士大夫之莊重典則如其文民俗之豐整如其文天下之工作由朴而

造雅如其文嘉隆之際天機方鑿而人巧方始然鑿不累質巧不乖理先輩之風猶十存其五六而今不可得矣臣嘗以今日之時藝與今日之時事相比校似無不合者士無蓄而藻繢日工民愈耗而淫巧奇麗之作日甚薄平淡而樂深隱其頗僻同也師新異而鶩徑捷其跳越同也夫紫陽註疏載在令甲猶爰書之有律禮例之有會典也今有人焉以春秋案獄以周禮起例世必以違制坐之時義而廢註疏此奸紀之大者天下翕然

以為新不唯見原而且以得雋後學何創焉夫高皇帝範圍天下之道託於經傳而章程於宋儒此其中自有深意故洛閩之學脈窮則高皇帝之法意衰臣見天下之令甲為兒嬉而變更之無日也夫士之競偶也猶射者之望的貨者之走廛也冐焉以為及格則羣然趨之趨之而不得勢將自止故文之至於瀾顏波激而世道受其簸蕩者取士者之過也秦士之文稍為近樸臣猶自幸知言之易然詭戾穿鑿者或亦人有其篇篇有其

語焉似猶自醜其質而欲褰裳就之也竊料今天下浮艷之習始於東南而漸於西北者不少珠毛繡縠之飾玩好茗錯之供數者皆非北產而在在有之今秦之文浸浸類是是若有物挾與俱來者而臣不敢以之程士也蓋臣之進諸士也以樸而猶虞諸士之自謂以文也則又申之以約曰嗣今以往第務積學守正以求無悖時王之制士如是即學問吏如是即經濟未有二道也夫膏之有水也貯之甕中則澄然莫辨一旦試以鐈火

輒電射漚激横灼而不可近富貴者爆濕相搏之會而煆煉真性之塲也稍有一毫浮氣未盡則其氣必外射而有旁溢之患世之自以為豪傑者多已而德全於見矣蓋無幾矣勉矣多士慎毋以未純之質而輕於試鋑也夫士之有品猶文之有質贋售之剌深於黜落易操之辱迴於貧賤秦士氣勁而腸剛聞斯言必有激也其於世道也猶有所濟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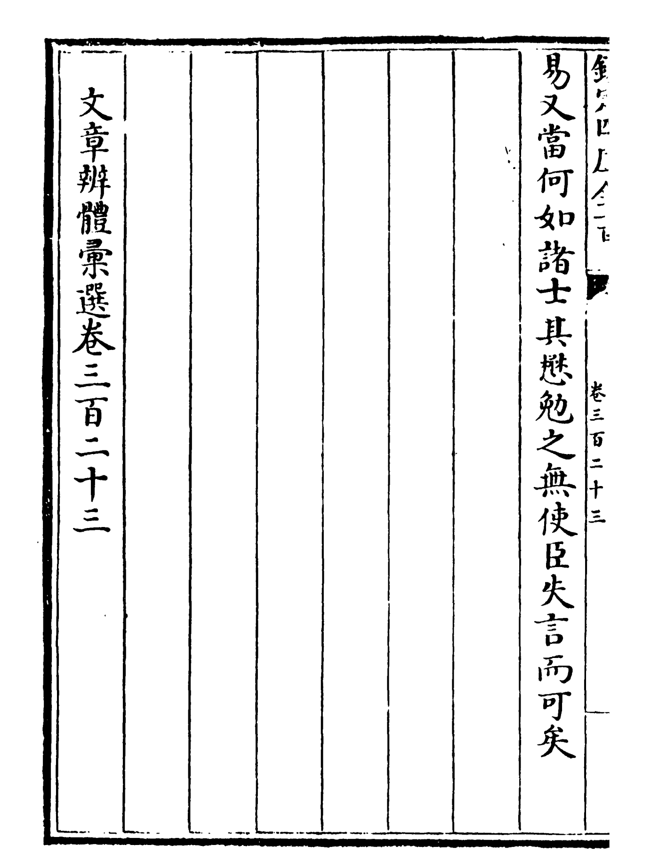
貴州鄉試録後序　鍾惺

京朝官出典試事其地之遠近事之繁簡額之廣狹頗以官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猶之邊地有司以官所出之格為差雖不可謂制而不可謂非例也近主者憂邊事日非稱變其格事且報聞黔邊地也屬有警宜從其例而臣以為三日試事括帖從容未若官黔地者千里蕭然兵民騷繹有彈壓綜理之任黔文事又簡雖寡昧如臣宜皆可往且官秩次當處諸臣後臣惺是以副工部主事臣明欽往典乙卯黔試也牘成臣

明欽首為言矣臣悜復何言哉臣惟國家取士士舉於鄉者始得名為孝廉孝廉之名倣於漢漢取士之科有茂才異等有明經有孝廉三者不知所重何居顧茂才者則武帝詔中所稱跅弛不羈非常之人也而今若抑之以稱士之為諸生者其於明經則以稱諸生之廪於庠而歲貢諸宗伯者彼茂才明經亦安然自處於孝廉之下而不爭需次而不敢踰乃知國家所以鼓舞顛倒之用甚妙而意甚微者全在於用漢取士之法高下其

名稱而本末輕重較矣士之得稱斯名者柰何不反而思其義也記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事親之道曰孝而失身之罪莫大於不廉士非孝安能忠非廉安能孝上不為士計而使士自為計士亦安能盡廉士自今以往一官寸禄上皆使得致於親上未得士一官寸禄之報而所施於士者方未已興孝訓廉凡所以全士體而養其氣者一一先其未發求之於無言代為之計而預為之所有甚於士之自為全

自為養者而士反不自全不自養孝欲以事君而孝或衰於得君之專禄用以訓庶而庶或變於聚禄之厚則士負取士者取士者負國家也夫六經庸言孝與庶庸德士有跅弛不羈非常之才而能守其經術以庸始終之斯豪傑而聖賢者得一人焉足以事君況上嘉與廣厲不忘遠方新額至三十七人而臣等適逢其盛予然得士而必求豪傑聖賢其人者又取必於三日之文其視有司之彈壓綜理於兵民間而必欲得其要領者難



易又當何如諸士其懋勉之無使臣失言而可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三百二十三